

倦鳥之歌

盧森



售經總社版出設建新

8
4

獻給這時代戰士們的母親！

倦鳥之歌

著 森 盧

母親啊
這不是歸田園吟詠的時候
我要以最初
亦即是最後的勇敢
撲向光明……



新設出版總經售

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初版

目 錄

小黃馬的悲歌..... (一)

呼盧鳥..... (一〇)

愛國商人吳維巖..... (三一)

燎 原..... (四九)

前奏曲

第一場：歡樂的滅亡

第二場：忍痛話家常

第三場：窮人多怨恨

第四場：富人鬥極高

第五場：錯亂了神經

第六場：悲劇的潰滅

第七場：殘幕流離圖



807106

848
490

第八場：武裝謀自衛

第九場：無靈魂的人

第十場：英勇的出擊

榮旋歌

倦鳥之歌

駝鈴

(七〇)

封面。小黃馬。梁紫邱

駐隊之歌。陳慶

小黃馬的悲歌

小黃馬的悲歌

……願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們的眼前，伸你僕人流血的冤。願被囚之民，願被囚之民，願你將我們贖回所差辱你的差辱，加七倍歸到他們身上。這樣，你的民，你草場上的「馬」(試改一字)，要稱謝你，直到永遠；要連說讚美你的話，直到萬代。

——舊約詩篇七九章

在南方冬天的景色
還是擁有財產而富裕的

無賴的北風那麼貪婪

總要把外貌粗鄙

衣服不入時的鄉村

要敲碎，搜括到

赤貧才甘心似的呀

——是前年有寒霜之晨

山那邊傳來夢寐般的砲聲

在耳邊糊塗地禽來愈近

小黃馬看見營前的行列嚴整

嘴角的冷氣映着朝陽
像旗幟上的旄旗一樣飄拂着

牠看見每天料理牠們

人人都叫他再興的

用韁繩加上母親的身說

「樹生，牠本來不能上陣

學一句斯文話來說

「生命的承繼者

還要吮牠的乳尖」……」

「這算是你的慈愛吧



小黃馬的悲歌

我們奉長官的命令
指定要準備的馬額
還沒有夠數哩！

「你想（對小黃馬膘了一眼）
牠出來看世面

最先便叩一口別離的酸辛

牠呢（在母馬的鬃上拍一拍）

才第一次做母親

就要遺下兒子去遠征呵！

那天牠的母親沒什麼憂鬱

只示意牠多喝一陣乳

免得在中途乳房痠痛

而牠也以爲母親去練習野戰

披一背星子就會回來

再與不許牠追隨

用粗槓把小黃馬橫緊

在疏柵裏牠望見大隊遠征向前

牠的母親嘶啞的聲音
很遠擲過來還可以辨

聲音裏好像沒有牽掛

牠更够犧牲的精神

兩句鐘閉後

小黃馬恢復了自由

勤務兵驅牠到廣美的原野

牠不嚼那乾草，因爲

沒有什麼能蓋住乳香的美味呀

晚來牠睡不著覺

只等待母親的腳步音

肚子裡疼叫起來

口涎是泉水那樣清涼地噴湧

牠的眼也擠出苦澀的淚星

夜像給什麼壓住

太陽的頭撐不起來呀

名叫再興和樹生的都走了

小黃馬的歌

接掌職務的對牠又漠不關心

小黃馬排除了苦悶與疲乏
在寒冷的圍欄四下走着
想趁黑暗掩住眼皮時
摸到同伴的母親肚底下
偷偷地吮吸一陣
但只有自己尚未釘鐵的蹄子聲
牠再踢到那豆盆邊
豆盆也只帶點抱歉的氣息

第二天，小黃馬
開始嚼出芻草的甜頭
因為牠的肚子餓了
盼望的心更餓了
天，總時離黑
冬天的日子不見的呀
黑了真是難亮
寒夜比牠的猶愁更長更長呢……

牠很恨地想——
母親迷途在荒涼的山谷
誰是我到了我不認識的父親……

過了幾天
人影閃出歡躍的姿態
於是牠跟大隊出發，
跋涉向前
溯着牠母親的音源的路去了

山嶺斜坡牠拂着尾巴走過去
崎嶇的崖壁，危岩
後腿顫巍巍地不敢前進了
許是慈愛溫甜的誘惑吧
牠又從體內擠出氣力再向前走着

年老的勤務兵說：
「我將來希望佔有牠
你瞧牠的腳力多健旺道」

小黃馬的悲歌

「莫想那春天夢了
就有也是牠的孫輩了
——聽說那還座山
有許多騎兵殉難
你繼承槍主人去拚一拚吧」

小黃馬心裏一沉
記起樹生世猶念再與
更記掛幾天前背負
劉營長出征的母親

一灘渾紫黑色
毒瘡似的痼塊上面
翻起一陣陣蒼蠅
還不會嗅過自身流的血
血統怎能用鼻頭去找尋呢

一程，二程……
母親的姿態也因

遠看相似激起了歡欣
招來幾次的失望
以致不敢再相信……

在長途中牠最愛口渴
牠痛恨分離母子的人類
願將來以背項和腳力
獻英勇的將軍代自己復仇雪恨

這次大捷的消息
灌沁到三家兩屋的荒村裏
這貨品裏有游龍也有黃豆……
可是牠却没有分到呢
「我不是出征的親屬嗎」
流出的眼淚沒法子拭去
只好讓它乾在風前

砲聲又狂瀉過來
牠豈起小耳朵聽到了
——聽到了就聽到了

小黃馬的悲歌

耳勺子再也揮不去了哩

天上有零星幾點

風的爪抓去陽光溫暖的遺產

年青的勤務兵拉着他走

走入蒼莽莽的山路裏去了

離開了砲聲也離開了同伴

小黃馬奇怪的停止下來

他惡狠狠地折了樹枝條

割去橫枝，呼呼地抽打

「走嗎？斬千刀的

喂老虎的！走吧……」

兩面的悲傷剝削般

在小黃馬的心裏打起滾來了

牠還光着眼有一連

兩回太陽和東升兩回月亮

驚吠了一村又一村的狗

走到了一家茅舍裏

開小差的對老夫妻說了許久的話

老婦人對丈夫打主意

「老鬼，腸裏沒蛔蟲

捉蚯蚓給牠進去嗎？」

「先生，我需要的不是這小馬

如果有鄉長保長詢問我時

我答不出叫人相信的話

——你要調換下一套衣服

它還可給兒子參加自衛隊啦」

小黃馬用蹄子踏下夕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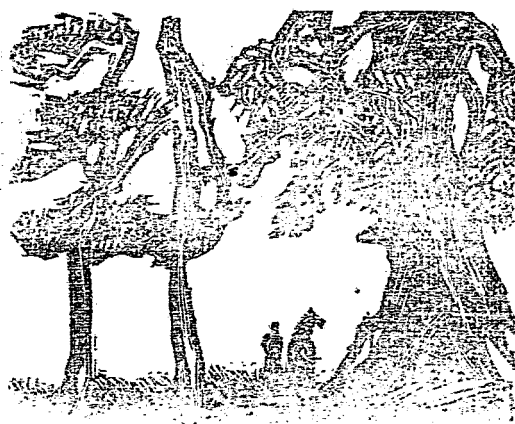
（他是寧夜陰遮住可鄙的臉相）

走到一個小鎮

那犒勞隊正在演劇宣傳……

喬裝了農民的勤務兵

領犒勞隊長來看小黃馬



他惡狠狠地折了枝條

剝去橫枝，呼呼地抽打

「走嗎？斬千刀的

喂老虎的！走吧！……」

小黃馬的悲歌

說的話都是商人談買賣的
指耳比指在打暗謎

「你的小黃馬那兒來的
如不講情恐怕你保不住——」

「這是我俘獲敵人的勝利品
真金是不怕火的
我領牠到隊部裡，唔
說不定會領到金質的勳章哇」

小黃馬想把委屈喊出來
——說他是可耻的逃兵
牠叫了一聲很悠長
倒給獵人作明證——

「聽，牠的蹄聲跟土產的不同
大有千里馬的豪雄呢」
喬裝的不很滿意
可是並不悞喪地讓隊長牽牠走了

那時小黃馬的生命
已做了他們交易的商品

隊長對女隊員說

「在今日坐不成汽車

唔唔……這匹小馬是便宜的

將來可踏看花——

哈，或許去會見她……

犒賞前方將士

也不如犒賞那小黃馬」

聽他對女隊員一面吃餅

一面嘻嘻哈哈還一面說這些話……

到溫熱得沒有冬天的大後方

放牠在廣場上去散野

瞥見隊伍演習操練

牠對夕陽吐一口心病的鬱氣

小黃馬聽見大隊的馬群

在那兒可聽不見母親的聲音

小黃馬的悲歌

來觸動牠內心的隱念
雖然，那兒有許多母親
可都不是牠的嘴低過心底下的呀

小黃馬病了，主人請過醫生來看牠
病好了，主人也說話了
「買馬錢少製鞍錢多」

瘦弱的身軀由主人
的鞭子指示的方向走去
牠的腳帶他走過很遠的路
越遠越好本是小黃馬的希望
那知道牠所遭遇的
一切都用欺騙來痛苦着牠

鞭聲在頭上逞威風
違從主人的意旨會牠的所愛
呵，什麼時候
能依牠的心去挑選主人
一滴汗就是一滴功勳的罷

有時在黑夜裏打主人
送主意給好滑的商人

（牠却跟石柱比賽腳硬的輪蹄）
出來冒着風寒，得意地要牠
躍一支進行曲安慰蒼涼的夜心

一天，二天……分調給牠的
都是難以宣洩的苦悶與悲哀

沉溺於苦海牠曾喊出呼聲
「喂，小黃馬餓了」

你虐待牠用意情
不能投我所愛，得早日離開呀
——牠是我的事業，財產
沒有牠大家但是多餘的人啦」

用淚回答主人的恩寵
當背運一批違禁品回來

小黃馬的悲歌

有小鬍子的主人增加了重量

天天蹂躪小黃馬的神魂

牠已是湊入主人生產的股本
也是主人建罪孽的工具呀

從此牠對赴戰地接防的

同伴低下了頭

遇見退休的兄弟

苦痛的路子又在牠心裏焦躁地踐踏着……

小鬍子曾誇過口

「我求學時候打賣國賊

檢查仇貨，示威遊行……」

有仇恨長駐小黃馬的心

定比母親更勇敢的

但是主人怎樣會把當年壯志撲滅

到今天那黑心小黃馬還猜不出來……

又是一天的深夜裏

跑到獨宿的檢查站前

憲兵大喝一聲便抓住

喘氣未停的小黃馬

背上的主人挺強硬的

但是，終給拉下地上來了

仔細地，認真地

刺刀拉開了新封鎖的馬背藥

小黃馬看來是黑泥

憲兵用勝利喜悅的期望牠

「雜片，賣雜片……」

平日威風凜凜的主人

那時絕望地不想再說一句話

「人正法，貨充公！」

「這是命令，由一樣

我們是撥不動」

一個憲兵拉了小黃馬

另一個抓着牠的主人小鬍子呀

小黃馬受還屈辱

也無法像人們昂起前足

把長臉孔掩住

只看到主人低着頭

被押到比馬廄還壞的監獄裏去了……

呼 盧 鳥

第一章

能够放心裏不幸來的
他的不幸也是快樂
能够預言我們有災禍的
他是人類的第一先知嗎

我用氣力和生活格鬥
去打擊人類的仇敵
眼皮疲倦沉重
臂膀疲憊無力
身子却還顫着顫着
但是我又是醒眼睡不着呀

呼盧鳥啼
你又在窗外窺林裏悲啼
是召喚我起床

而臨無邊無際的黑暗
用手推翻那罪惡的夜嗎

黑，固然可怕
光，真的可愛

但，陽光下政治魔術家
用一張張黑紙

戲耍虛玄的幻術……

狐狸般狡猾的商人
坐在汽車的背囊裏
擺出奸滑的臉色
也十分使人驚訝的呀

人們喜歡聽詩誦辭
你得識多一點世故
像鸚鵡、八哥、畫眉……
那就他們來扮演吧

呼 盧 鳥

你是沒有

討人歡喜的本領

那你是合該宜

該給人唾棄的傻瓜

因爲人們憧憬的

是幸福的樂園

那兒有幽蘭的香噴

仙鳥在鳴林……

災禍那險惡的危岩

只有蒼苔和羊齒草

百結的苦藤在那兒糾纏着呢

……投機取巧的

苦難喝他遲疑退却了

威武的英雄

害怕它勒住馬頭了

然而那裏有

當它是好的運動場的

只有原始時代粗野的滾滾

我有緩進化的粗野

孩提時的小隊伍裏

跌傷了不哭

擦傷了泥塗

用剛強不屈服的精神

做罷了十年小領袖

在夏天我喜歡打百足

秋天我喜歡拔入穴的蛇尾

是這樣潑辣地

對付着人類的惡蟲

你又啓示我

要不臉紅不害羞

以宏亮的嗓子

簡練的言語

豪爽地唱，唱出

不顧人們愛與憎的

呼 盧 鳥

大眾的歌聲來嗎

歌——我是這慕着的
它有時摀住我的靈魂
用火焰的紅唇
在我的心胸燃燒着

治療瘡痛的喉子的
不是八仙丹

維他賜保命
最愛正義，自由的敏感

呼盧鳥你的歌聲
像一條蒼白失色的屍巾
又像膿血膠着的綢帶
人們認為不吉利的呀
還以為你過身的細胞
是因訊聚結而成的
誰曉得你的心有

善的熱力

真的光明

美的火花

在燃燒着、沸騰着
像個噴壺裏噴出來的蒸汽
酒一樣的溫香引誘着我呀

記起來了

兒時伴母親共床睡

她用慈愛的聲色

說着褪了顏色的故事——

一個樵夫入山砍柴

忽然發現大樹洞中一對小虎

一顆心差點兒

嚇得掉到脚趾失下去

退後了兩步站定着

想到牠們是吃人的

心頭頓然甦起憤怒的火燄

背手拔出鋒利的柴刀

想不眨眼地衝下小虎的頭顱

呼 盧 鳥

小虎聽見了聲响
拾起頭向洞外張望
是多量的歡迎之誠
和近於感激的眼色
沒有一絲兒鄙意
向樵夫投射着

樵夫的牙關鬆了
手無力的垂下來
他走過去想撫摸牠
像摸撫牛絛裏的小犛一樣
但，小虎齊張開嘴巴

像牛血盆那樣深大
還有兩列白牙
使他驚訝可怕

這是牠的本來面目
將來我們的新牛

山羊

肥家……
就會從那兒陷落
還有我們的兒女
唔，就是我自己……

我不能
讓牠那樣殘酷地
對自己的命運
和許多人的命運
刻下難免的災禍
於是
再抽出柴，用斫柴的手勢
落在比樹幹環狀的頸上

把頭研了下來
又把牠穿插回去
像孩子玩的蠟人
牠却爬在高大的河樹上
飽閱這悲劇演變的妙趣

鳥 盧 呼

母虎回來了

獵獲野豬回來了

歡欣和突變碰了一交

當母虎的前足

撫斷了小虎的頸子

樹梢洒下了玩賞成功的

勝利的笑聲

母虎興起無比的悲憤

決計以牙還牙

層層地一分一寸

十分一尺的對付他

樹梢上發出動搖顫抖

柴夫也顫抖動搖

說到這個緊張的時候

母親忽然掩我在被窩下

我愛聽下去

母親聽出虎吼嚇唬我

直到第二天

她才告訴我

那時有狗血來潑

掃把來趕的呼盧鳥……

那勾魂的陰差

在縫圍樹上

唱他不吉利的歌

母親續講那故事

說母虎給剝樹皮擦膏嘴

走到水塘裏去嗽口

他除下外衫掛在樹上

就這樣脫險的……

可是像煎滾一樣沒有滋味

她從頭再說時

也感到是重複的累贅了

我說出意見

全村四五千人丁

大禍分開來

也得不到幾多的……

母親老不同意這意見
却引起我對呼盧鳥的興趣

第二章

這是梅河東岸的一座碼頭
踏入三里多路的鄉村
他們說是山高皇帝遠
只要發財不怕無遠親臨門

更錯謬的還多呢，你聽
男人們居然這樣主張
想賺錢學賭博呀
賭博贏錢是天下第一等生涯

有些歹人實行抽鴉片
歌謠也做得真怪
什麼抽了鴉片似神仙——
伸手好像龍現爪
縮腳恰似月圓圓……

愚笨的婦女們是信賴
人無力托神力的
如果一季收成好
叩着頭顙謝神謝天

這還要得嗎？上山砍柴
便吊起高喉唱山歌
利用它做媒人婆
男女勾結成「相好」

但，男子們眼皮很淺
揚言男子應分打銅鑼
女人敲鍋鏟也犯法
常常掀起很大的風波

真奇怪，他們爲非作惡
却隨時咒罵那呼盧鳥
用臭言罵牠是鬼鳥
啼聲送給人們許多災禍

母親生活的血和他們混和着
好久了我正經正意問起來

「媽，小小的烏兒
能够有甚麼魔力
擾亂全村的人和……」

母親的話壓過來：

「這酒盥洗淨的小孩子
學會頂嘴頂靠

你懂得些甚麼？

鼻涕沒一錢不知拉

你懂得，那豆腐

也可用篋串起來了」

「災禍是人造的呀！」

「天災也是人造的？」

我看你愈讀書

道理愈讀到屁股墜裏去」

「天災也可以防禦的

許多人守本分

兩手操操

兩腳靠靠

不肯力避那災禍

想天上掉下黃金

這樣是天地顛倒……」

「我無暇大氣魄

人無力托神力——

若要好問三老

不信你去問祖父」

祖父的眼前暴亂了

九十六年的風月

反老還童的回歸心情

喜歡和孩子們玩耍說世故

「阿爹呼盧烏不說好話

牠的因由我總是想聽個分明」

「好哇，你和我拈背
等我從頭到尾講團圓」
孩子們都圍攏來聽
一個個等待著開心——

「從前有個行善的人
他的哥哥是當朝的名臣
善人呀說話就怕痛
待人的態度也異常恭謹
走起路來怕踏傷蟻腳
從來不吃魚肉並腥
每天焚香修行除惡
還怕香烟薰死蚊蠅……
(好聽不好聽)
在嘈雜的喊好聲裏又說：
「他在經書裏悟出真諦
把福音道和地告誡隣人
因此一人傳十傳百
像崇拜他天帝的再生
他怕男女相親不乾淨

告誡着「你淫人婦姑淫人」
報應像無軌的行星
好歹有一天出現在頭頂
修行向善天下自然太平……」

——怎樣停止了敲背了
我不講下去了？聽呀
「百傳千千傳萬
傳到了當朝天子的耳旁
召集群臣來問計
實際上要驅除此災星
「了了了了了了
於今大地出了妖精
天下再不能得到尊榮
如果人們對朕不重視
我的皇帝做也無用
當初派兵討武征戰
現在從河邊顯出我的威名
他可嚇呆了許多老百姓
個個厭世毫無尚武精神

「反過來說：向我找麻煩，朕的冠冕馬上落到他的頭頂，就是你們也因一朝天子一朝臣，要回到老家去咬春菜根，衆卿！你們作速去打聽，限三天要把他捉到朝廷，如果以不能辦到來奏稟，你們按職位輕重受刑……」

「了了了了了了」

那善人從無邪說惑人

我們一方面要忠君

也不能不愛良民

無故捉了他，是違反民意

天下說不定因此就滋擾紛爭

要是背叛了聖旨

我們又將保不住性命」

善人的哥哥心如刀割

因為皇上所說的正是他的至親

已不能另找人頂替

更不敢說天下並無此人

因為同僚受罪定會出頭作証

那臭名三江之水也洗不淨

那名臣回到家裏

愁容滿面，皺起眉心

不思茶飯、不喜說話

夫人看見了一再詢問他

他起初一句也不答

直到第三天要請醫生了

他才癡癡新下巴訴說原委

夫人道：「還有什麼好煩呢

你只消說皇帝召見，交人

還不是忠義兩全嗎」

「再親的血沒流我一滴殘忍

怎能將親骨肉哄去受刑」

「你還自私自利的

真有愧風開朝野爲名臣

請問國與家那樣重

要知道你保一個私情

要害死幾多性命？」

呼 盧 烏

兩利相衡取其重

兩害相權取其輕

你如果大義面前不滅親

你的聲名將碎爲微塵

說不定自己還株連殺身

這樣小小事件倍多躊躇

真不配担当國家的大任

丈夫的心像鐵場

一會兒感情把理智擊退

一會兒理智又俘虜了感情

「你這樣猶豫不能當機立斷

將來一定貽誤國家誤人民」

他走出房門又退回來

聽到弟弟囁嚅地吟經

「如果你不當我是夫人

請你給我一條麻繩……」

這樣爭論的結果是丈夫順從

他的弟弟被騙上了朝廷

善人聽了皇上對哥哥的獎賚

一切了然的當衆聲明

「天下之大難容好人

這朝代的皂白可也難分

哥哥，你只有假的仁義道德

只有利害的關係

也沒有什麼手足之情？」

皇帝至尊不聽這些話

押赴刑場斃首分身

在白血中飛出一隻烏

永遠不說好話做好事

「阿盧！阿盧……」

呼冤叫屈地悽厲悲鳴——

以後人們一聽它就不幸

更無人肯和牠相愛相親……」

我聽到這話已流眼淚

有個同伴只說着「有趣」

問我的祖父爲什麼「呼盧」

「這是人們的謠言」

呼 盧 鳥

因為有人說他是盧姓
有的說還是他哥哥的乳名
還有人說：

臨刑時指着他的哥哥問

「你常說手足相助

兄弟要相扶

想不到同室操戈

不念及來自同腸共肚

竟然聽婦言乖骨肉

兄乎，兄乎——……—

意思還沒有說盡

時間一到，劍子手

在背後一刀砍下頭顱

那鳥所以就這樣哀呼——

有的憂鬱着不做聲

有的痛苦鞭打着心靈

有的想一下手打死那皇帝

而我却懷懷着牠的歌聲

那年，呼盧鳥

在我們村中啼唱了幾夜

果然來了陳炯明的散兵

水缸底底像結冤似的給打碎

草履也沒有一隻留存

事後迷信神佛的都說：

「幸得公王爺法力大

掩住了他們的眼睛

我們俱藏在高洲岡

雞犬也沒有受驚啦……—

第三章

這啓示對於我

如同久澇的池水盛開了閘門

拖泥帶水地呼喊出

向前路找尋愉暢的歌音

聽到深夜靜寂裏

傳來淒切的中訴

往往疑爲土地

鳥 盧

含了不可告人的悲痛而暗泣

於是我愛在

分不清是幻是夢

的圈子裏想像

它有一股推動力

有時隨著風雨而行

有時擺開一切羈絆

衝向蒼鬱的人生之林

遇見變幻的苦臉

我瞧他的模樣和形狀

是那裏裏，任以

世間得不到一點得意似的

不住地吐着蒼白的嘆息

要麼就閉口不言

聽不到他的臉孔

是平板還是狹長

雲下是海，這是藍藍的……

跟他說了半天

只是帶誦笑般的贊揚

他又絮說人們如何缺德

我想他背地裏又把我的醜事

一張張的翻印分傳了

有許多人都要做一等聰明

把對方當傻子看待

我和他碰頭的時候

真是哭笑不得呵，只好

靜默地欣賞他賣弄風情

該怨恨我的眼

是一對用不鈍的武器

像石工天天出門工作

不論在善與惡的人心裏

大自然的沙石裏

發掘出連自己

也沒有預料到的收成

呼 盧 鳥

可是執起筆來
給人們攪亂了的大地
一切也給他們佔據了
那麼的自私自利
我的筆尖上滴一滴墨水
都像是侵犯了他們似地

漸漸地

招惹了人們的討厭
但，這是屬於我的靈的境界
我有重新支配的自由與權利
因此在「悼亡友」的詩篇裏
最先得到了
濟世「嚮程」的禁忌

結隊而來的
是豪紳們的逞強
（可沒有推我到黑牢裏）
地主咆哮着喝打
（拳花只賤賣給天星）

士劣設宴召集粗丁
（只驅我易地謀生而已）……

朋友勸我改行
我把頑強的山
劈了他的「善着」一個耳光
然而，內心十分慚愧
歌聲的力量微弱得
沒有矯正他們正確的方向
生活的稿紙
是我奮戰的沙場
燈光那忠心耿耿的伙伴
時常撫我變得炙手的前額
呼盧鳥的歌聲
也好幾次在深夜裏殷勤造訪
我想：寫得那麼歇弱，貧乏
難怪牠失望、悽涼吧
但，我更大胆向世紀遠眺
想對生命的遠方

播下未來的理想……

在這個時候

出現一個姑娘的麗影呵

——妳找誰啊，姑娘

噢，找我？錯了，錯了

我是認不得妳的

自從來到這人世間

她說，母親以前也是姑娘

她的類別是女人

我也是女人

只消認識是女人就好了

不必這樣認真

她說，我的姊姊也是女人

她嫁去和男人結婚

我們同姓有什麼關係

外面傳說只是

某村鎮又加一對新人

我們是新世紀的青年

年青要獻給愛情

愛情莫錯過年青

它在生命紅光下才能透明

等到青春的火頭熄滅了

什麼都回復了一片陰森

聽覺沒有標準

寺院的鐘磬

和孝堂裏像不同的聲音

這就叫做感情

一切由環境不同而轉移

況世事到處混淆着視聽

現實的環境

所有的力量都是人

兩人同心土變黃金

將來燦爛的幸福躍眼時

人們會虔送我們虛榮羨慕心

徵求同意事難成
不能自主是奴隸性
中國要擺脫的正是這個
奮鬥萬生靈力量
爲的是解除不平的欺凌

她叫我相信那
信心和成功是高朋
兄弟分開比不上緊鄰
要我用信心去抱我的憤慨
建立起我們的新家庭

她又說：她不是鼓動誘惑
我是一個笨光蛋
碰到小小的堅物
也會碰出裂痕
成爲可憾的不完整的人
她的父親在舊金山

家裏有的是金錢
他是他的愛女
可幫助我把事業奠定基礎
上層建築也不成問題
狂我愛油漆泥金
許是雕龍畫鳳……

浮名，像對聯，字畫
奢侈不實用的裝飾品
許多桅杆褪色、腐蝕、折斷
連碑碣的字也給青苔抹去
蒙住了路人的眼睛

說我不該想到死後——
就死也要掇一個愛人
藻名是無謂的喧譁
吵嚷得鬼魂也不安靜
鐵石心腸如對她我的所愛
後悔的淚沒有人用手巾來抹的

呼 盧 烏

如果今日不接納她的話
我將來做一位詩人

當我隱見她的絕望的勇敢
把出鞘尖刀插入了心胸
鮮血裏無數熱情向我直噴
我戰慄地從夢中驚醒
呼盧烏的哀歌
在窗外仍對黑夜叫個不停……

人們責罵我殘忍
拒絕了心之所愛
我聲明：女人的心
是座八面玲瓏的迷宮
封鎖了一座
還七道一樣可以打開的
況且，不光愛某一個人
他的愛是大眾所有

他的怒是大眾所懼
情感激動的風箱
爐燈爐子裏的鐵汁流金
你親近它會給它灼傷的呀
不論它的熱度多高
傾吐了出來之後
只有漸次冷堅，現出
比較純粹的原形就是了

果然，那位姑娘
憂鬱了一個時候
把以前伸給我的纖手
又插進另一位男子的腕裏
給他負一片牽累去了
從此，我更愛
以真實的話對人說
想傾吐出我的所知
給予人們準確的預言
力避災禍得到長遠的寬慰

第四章

可是那可憐而又可親的
勤愚和刁頑的人們
不把艱苦的求智慾

去探求竹鞭上

頂裂土層出來的冬筍

是怎樣形成它可憐的生命

老是相信昔年是孝子的

眼淚澆出來的山珍

可恨而又可鄙的

天天美飲，醇醪……

役使着廚子烹調的富人

不想那些產海味的

遙遠的海島上

正有人在那裏唾液津津

那些日連夜

在麻雀窠裏計較籌碼

對着烟燈望光明的墮落者

以及整日價在高唱

「今天我們的世界

我們有了人類的花園」的人們

聚斂財物是那麼緊張

永遠只有他自己的

人生

家庭……

或許這是過於抽象吧

而我走過了漫長的道路

走到好像是扁担竿

挑着的累贅的城市和鄉村

住在那裏撐持繁榮

又彼此尤怨着的人們

天天感到天天窮困

大地乾枯流血

有時一陣麻木，發陣震顫

我不住地呼喚

呼 盧 島

告訴他們祖國的大地
有強人操持着鎗刀
打算來一次大分割呀
可是，人們對這叫聲
討厭過咬他倉廩庖廚
偷吃米糧佈毒鼠的耗子
唆使粗丁要打我呀

「別打我了吧，朋友
大家是中國人

心和心扣起環來

繫着祖國這艘七穿八漏
船在深綠海洋裏的危船吧
暴風雨來了，四邊、
有尖牙利齒的暗礁呢」

人們還給我

嘲笑鄙視的眼光
一對對責我是個平常人
居然發時匡國

真是一個書獃子的行徑

我有過多民族的憤激
看不慣打銅鑼喊捉賊的
放了暗箭做醫生的……，

把所知的事實吐露出來
他們却手指點上額的

「這說長道短的
不是可惡的惡傢伙嗎……」

東四省的陸沉

曾喊過這不是治病的艾火
預防鼠疫在酒精燈上
燒紅的注射針

他們是比毒菌更利害的
因為那些都是我民族的敵人

盤踞在大森林裏

也不是頭髮裏的蚤子
那裏接近祖國的大腦部

呼 虛 鳴

將影響全體的康健

我說：我用擬人法比喻

別嫌是流於象徵

我們要從那兒呵

認清那傳染的危險性

人們不淨搖頭

隱隱地還聽到嘴裏咕嚕

自以為是敏感的詩人呵

我不懂這形象

更難了解這性格

你們寫的文章

是給同路人看的

寫的詩篇

是詩人們互相觀摩的

你的歌聲嘛

哀悲如喪家的哭泣

歡樂亦像陪襯喜筵的笙簫

啊，別消耗許多無謂的俠情吧

哀悲在喉嚨裏鳴咽

痛苦鼓噪了胸膛裏的鍵盤

我離開了高貴的人們

呼吸，思維在另一塊草原上

這裏是肥沃的田園

是人畜糞尿的臭氣

肥田料的鹹味……

他們自食其力與頭正襟

於是我又走進了

黃瓜吹着喇叭

雪豆花綻開得

像藍蝴蝶的瓜棚豆架下

說着一個個寓言

暗示土色的農民

不該做一群羔羊

要奮起去抵抗那惡狼……

他們也不像我孩提時

聽祖父解說故事

呼 虛 島

却衆口一詞的
指着我道：胡說，荒唐……

轉變了一個音腔和方向

沒有遭摧棄而失意

停止追求我的理想

在戰地，在壕溝

向政治，向經濟……

撮取進步的

向好的方向舉步的新事業

在思維的調色板上

蘸了暖的暖的顏色

但，連僵屍也塗粉抹胭脂

僅僅博得一二個人的贊賞而已

虛偽的悲哀

蛇蝎一樣向我糾纏

這樣，不是在復興史上

變爲貪圖自己口腹

咬噬人們心血結晶的蠶魚了嗎

不能預先指出禍害

得不到感激來酬勞

幸得良心還一片清明

靈魂還潔白純清

我不能自破自棄啊

自由的旗幟

無論如何也不能交給

連「自由」兩個字的真義

也解釋不來的人呀

正義被仇敵指鹿爲馬

是何等的可恨呢

屈尊偷生的好僞高唱和平

想和聖潔的八德混淆，以爲人們

難辨它像一堆玻璃碎裏

淘一粒鑽石——

又限定最短的時辰一樣難分的

預卜不是壞事

呼 盧 島

也不算現在的危機
可是說實話的人

在那個時候

就遭不懷逢迎的棒子趕出了大門

大胆的預言使人不高興

畢竟它是可敬愛的真誠呵

呼盧島前身是善人

死了仍有預知災禍的聰明

(這事要待考證的迷信)

牠不肯把話隱藏在心胸

許是用黃鶯的婉轉

雲雀的嬌脆珠喉

來欺騙，掩飾人們

那末，牠不是至善的歌者

先知的詩聖嗎

我，是那麼愚鈍

以往只能描寫現實

揭發黑暗裏的好商

地主，官僚，豪紳……

止能够刺激少數

在土地一角的幾個惡人

預告奸偽們下場的悲慘命運

仍不能叫像教壇上的醒木

在時代輝煌的高台前

給牠們震驚，翻然醒悟

我更慚愧不如呼盧島

穿著黑色的衣服

一對圓得烏溜溜的眼睛

在早夜「呼盧，呼盧……」

簡單的聲調比烏鴉

格外強烈地使人碎魂驚魂呵

於今，黑的海洋裏的三島上

陽光下黑的城市

電燈下黑的工廠

藍天下黑的人心

五週年了他們仍不能

鳥 盧 呼

檢討出自己的罪行嗎

不，這是日本的軍閥們

——納粹暴徒的幫兇在爲非作惡呀

瞧，他們的飛機

學呼盧鳥的形象

他們的大砲

效呼盧鳥的歌喉

他們的戰艦

仿呼盧鳥的顏色

大叫出中國的災難與不幸

中國的人民嚙

我們別罵真誠向善

有先見之明的小鳥吧

我們要揚起雄的音韻

追尋不幸的彈道

窮究禍害的毒素

它們，它們的主使人吧

呼盧鳥，請原諒我

我的歌——

我的歌太貧弱無力了……

先知的呼盧鳥

但我仍然傾慕你的歌聲

永遠刻劃黑暗的陰毒、猙獰

你叫喚出來的是真實

鼓起人們去勇滅禍根

就在和平的盛世，你要唱呵

你的歌像是人們的座右銘

警惕人們夜夜反省……

愛國商人吳維巖

第一章

一

我的多感的詩情
像早早調好了的七絃琴
當匆促地在榕蔭下經過
給粗野的碾米機聲所激動
回到空寂的荒廢裏，撫摸
那粗細配得勻稱
排列得挺直，和諧的音絃
想破壞週遭氣氛的甯靜
但我感到那些指頭
像羽毛未豐的鳥雛顫
受不住一陣突來的西風
微微地脆弱地顫抖着
懦怯得怕試一試絃音
好像恐怕出了窩巢穿綠林

會招惹來敵人引起得多的煩悶

二

我的清高的詩意，在血液裏
如果比擬一支小河的奔騰
那撲打到那高聳的喉核
也會激出飛濺的水星
唱一支豪放而激越的調子
是異常愉快的好韻
然而，它受了控制
變成了大水涵中之暗流
只好在無人看見的地底下
浪費了似的在哦吟

三

也曾有過濃厚的興趣
不規則地躍出幽美的畫境

愛國商人維巖

我幻做一個畫家

對這松竹，溪流與老榕

想調幾種鮮明的顏色

繪給這位老人去酷愛一生

可是，我總是不敢動筆

恐怕在潔白的素箋上

着了洗不去的墨痕

於是，我只在調色板上

蘸了蘸，轉了轉，換過了

頗長時間的躊躇與苦痛

四

我火熱的感情啊

真的是農家焚一堆

不叫它着火的濕草根一樣

只是靜靜地冒煙黃的烟？

我的生命沒一點紅光

永遠是那麽黯淡，可憫

不能唱一支我的歌

彈一回我的曲

繪一幅我的畫

它們又不是主觀抒情的

而是永遠給自己惋惜，原諒

說我是有不得已的隱衷

算做護身的堅甲密鱗？……

五

今天，我對這位愛國商人

——吳維岩老先生

許多人的耳眼也熟悉的

來寫他超越的熱愛和真誠

請高貴的讀者諸君

先安靜一刻感情，聽了以後

給我下一個確切批評！

認真地看完篇，再伸出

你聖潔的理智的手

撫摸這詩作者的心胸

指出那粗思雜卑都要洗淨

不妨罵大一點的聲音！

六

現在，我要動手了
胸脯的跳動把我底聽覺震聾
發酸的眼睛也有點昏濛
我是多麼的害怕受驚啊。
只因他，是很多人認識
許是聽到他愛國的英名
還有人看過他的人形和舉動
都比我知得更清楚
了解得格外深沉。
再檢討自己笨拙的筆桿
又恐不能相當這種重任
或許是含含糊糊
總是分解得不清明
最怕是描成像第二個惡人
那真是叫我苦費心神！

七

因為這不能支吾着說：
這是，這是……這時代……的典型

我知道像這樣的老先生
能够一再毀滅吝嗇
賜捐款沒有悔氣
三翻五次自動不停地獻捐的
就找不到第二個商人。
雖然，在這兒三千多家商店
名列在前，爭先恐後的
還有一長串的姓名。
要是描成了另一類的
那我的筆墨和立意
不是悲憤地等於白費
自己亂畫了無數的零？

八

真的嘛，我以前寫些
人們不熟悉的或是化身的
一筆，一畫是顯得顯弱
像癱手跛足的畸零人
這回，許多人都可做一個見證
計算我進修的印象

尙差目的幾許里程
請勿吝給他一個指引！

第二章

一

這不是筆者慣用的派頭
在叙述故事時先描寫一段風景
這古關裏的武水西岸
松濤竹韻齊賞着盛名。
是的，那鵬列在堤岸
一竿竿翠竹，修長，翠秀
也不知有名之後
它們才得意地賣弄幽情
還當有了超俗姿態
發出清脆鳴聲，在黃昏夜深
應和美蓉山上的松濤
遙遙地目語打着呢喃
給那些前輩子求字句
對仗工整的醫生

才把它們列入高雅之一品？

二

江水的飛黃便升，澄澄便沉
那松林，叢竹，永遠是
對它誇耀着鼎盛的青春。
吳老先生不是高人逸士
他的個性總願和它們親近
像良友一樣日夕陶情冶性
當它們是不朽的座右銘。
於是，他擇了這個地址
創建米棧，做不是醫生的醫生。

三

你經過這兒的人群啊
你住在這兒的鄉民啊
在這幽美的風景綽
不是有建築物成形三個高鄰？
從潔貼的江流順數下去吧
這座同裕隆米棧是第一名

其次是大中火柴廠

再下的西醫院，它是美國人所經營。

爲了它們的主人不同行

彼此不同面貌和用心

各有不同的個性和生活

所以沒有仇恨又不相聞問

只有發出來的鐘聲

和機輪聲親密地時相告從。

四

那雲紗窗裏有藥味的氣氛

却又時時倒出陰的聖經、歌的福音

美國人要將傳教精神

博取無數人心的感激，

十多年一直是這樣爲人們服務

油漆泥金的匾額，橫屏

中文字的懸掛滿中庭。

火柴廠却收容男子童工

凌晨時敲喧的鐘聲……

呼喚來窮苦家的孩子

一串串走進朱紅色圍牆裏

手和機器分忙的轉動

裝火柴匣，貼標，裝箱……

年紀稍長而有力氣的

却幫同裕隆米機挑選

一根担金黃的谷子

挑到裏面換來了大銀

男女老幼都有生產

病了又有醫生診病

這村莊像是理想的聖境啊！

五

吳先生的血液

如果有一滴毒蟲的成分

把每年擁進來的金錢

不斷地向村民買地皮

慫恿他們賭博尋開心

一到收割季節派店夥下鄉

某某人借的數目多少

要納利谷幾斗幾升

或許是放谷時耽擱，收谷時加緊
一年四季不斷地經營着

恐怕不到抗戰已成了大富翁

造富麗樓房，娶嬌美女人

在那金碧耀眼的屋頂下

叫工人釀酒，這樣多麼符合

娛人生暮年晚景的憧憬！

六

他不這樣做，他想：

自己一人富，大家亦貧

奴役着許多親戚與鄰人

天天享吃的件件精美

這是等於惡魔——害人精

會給那家醫院裏的西人

印上一抹罪惡污穢的視線

因他們出入是經過我的店門

放出高傲的笑聲多麼難聽？

七

這樣背脊佝僂

像老人愛擎拐杖的老榕樹

枝條的粗臂膀長伸着

拍着他的屋脊邀他攀談似的。

它長壽，說因果律

是有遮蔭行人的慈誠？

同裕隆米棧的老闆

在門外建起四柱的穿心亭

像雨天的大傘，炎夏的黑雲

牆根下的蒼苔對他青眼

綉上了半壁的青綠

是以在強烈的陽光下

到這兒歇脚的人都睜圓眼

看這位年高德重的吳老先生。

八

裏面大氣量的圓穀坪裏

他經常托着一支比那

鵝頸伸長還長的水煙袋

紙捻子在手指上彈着

「看着爲他勞動的工人群，他們看他穿的衣衫是古樸的，鞋底油着桐油，像石作聲，像一塊便宜的高麗巾一樣，頭髮棉花的貼在腦後，就是在冬季嚴寒時，臉上也像湧現着春風，安詳而溫柔地，輕輕飛到明塘上，扇起波紋似的那麼愉快的情景。」

九

在四境豐收的年辰，金黃谷實像山樣擁進高門，仁慈的視線沒有仇意，他的轆米機皮帶照常打滾，輾成稻米，沒顧客光臨，他並不浪費絲毫焦悶，心想：「好啊，大家好啊，我一家人一家店。」

也不致餓到肚子軀軀哀鳴，雖然用米去換甘薯，有這個需要的時候，我也要尊敬大家的歡欣。

十

用沉重的腳力蹂躪碼頭石，橫着腳板從船上挑運的工人，像繩子編織起來的麻包，壓在赤裸膊的肩板上，吮吸着汗，打下了深模的印，呼喊一串二串，叫老榕憐憫。到晚來電帶掛在牆上，睜着眼看誰的背彎得深，同裕隆老闆對他們，表面上沒有過多的慈心，但是，時時却叮嚀店夥，對這份工資不要折扣，在算盤尾數三也進四也升，他瘦稜稜的臉不像那

崇山峻嶺使人不敢攀登，與其說是害怕，却不如說是尊敬這形容得逼真。因而，同裕隆號有工作許多人願幫忙，並且那麼熱心。

十一

每天日腳站不穩中天，想向芙蓉山那兒就寢時，便有攜筐帶袋的男婦，抓幾粒米在牙齒上嚼着，畢剝聲點點頭表示乾爽。要是瞧他穿一身舊長衫，沾染了有止冰的米塵，便說：「這個老人家真是愚蠢，自己做大店主那麼節省，唔，瞧，水是流向下的，他也是爲着兒孫……」還有不明白的也搭訓着，要是挖苦他的聲調，必然定：

「他的兒孫也像脆胚的，穿得襤褸像窮家的子弟一樣，這是他要把錢帶進土墳裏做枕頭：生同床，死同眠……」

十二

在這嘈嘈雜雜的時候，像有人對那些議論疏註，用細雨號字排成它一行的聲音：「湘鹽的收成豐熟，像春江一樣流瀉到粵北，人要吃貨，貨也會吃人，況他每次修橋築路一定出錢，聽說凡有署個「無名氏」的就是吳維岩先生……」而他聽也聽不聽，也罷，總是不作聲任他們議論紛紛。

第三章

一

不久日寇圍攻武漢
在南方搬去了廣州
右鄰的火柴廠因爲藥料來路
給斷絕了咽喉抽搭幾下休息了。
他把所存的谷米
嚴密的防蛀滅鼠
叫夥計要當兒女般照顧
洋米斷絕了來源
軍民堅持抗戰仍需要吃飯
雖然，他沒有說出來
眺望那支不冒煙的煙通
他的心便有深沉的感動。

二

黨政軍民像珠江南海上
騰昇起來的水汽聚集的濃雲
遭這猙獰的暴風吹散
吹到粵北的高山之巔

三

擱住了去路凝結成片片層層
鴉啊，腳步的冰雹澆了
那建築物以前疏落的互訴苦命
到了那時平地湧起竹筴茅棚
尤其是在山坡林叢
更飛揚出熱鬧的喧騰
不久，連斜坡，山坡，墳場……
也擁擠得彷彿刺刺怕冷。
同裕隆的米機晝夜不停
生意不消說是日興月盛。

同行中有許多人和他計議
勸他別把它大量輸出
如同敦幼稚園的孩子們
要他把米糶慢吐，等一等
那價錢會爭爬住上升高
自己毫不費力也享食不盡。
吳老先生睜着驚奇的眼
樣子分明表示大小以爲然

「這樣不但叫良心服竊自殺而且名不正言也不順。」他答了這類的話，繼來

座客從心底上湧起的氣憤認爲這老不死是一支眼中釘非把它拔去不能消除此恨。

四

以後，每次米市上漲了同裕隆米棧一定慢步後跟一有大批新谷上市又比他們勇向後撤退。

「賣谷給老家伙不值錢！」米商們胸有成竹地四下運動

果爲，財動人心呵

爲利是圖的耕田人

漸次不要他的進貨單了

那些自喜得計的遂了願

笑得嘴大，連頰上的肉也擠得眼淚失相平

許多市面裏窮人便天天窮困

把糧食問題當小組討論的中心。

五

同裕隆的主人到了春泛在門前望到船高到平店對於自己的生意興盛似乎是一種深深的刺諷。

這兒的米多少都用秤的預早先搬進灰水

那灰水就是鈔票的化身

吳老先生把道德看得很重

再三囑咐夥計

還是敗名喪德的行徑

千祈勿欺瞞天良聖賢潔潔的靈魂，

六

許多伶俐的商人

堆積起來的數目字

趕上了他的大踏步前進

一樣一程的不同頭

已經望不到它的背影了

他從不爲這落後呻吟，也不羨慕他們使理智頭昏，仍然托着水煙袋胡地抽着着更多米糠的長衫，讀着大公報的社評，看到告慰積居奇的文章，細心細意地讀並且點着頭，到拾起頭來，滿是似的，把眼鏡摘下額上浮上一點鬍鬚。

七

從鄉間來的左右親鄰對他報告某家有一穴祖墳山頭分金是頂刮刮的，還囑一個山勢叫「虎形」，它的後裔因手頭日緊想挖起塚來出賣。雖然許多人都看上眼，不是那腰包不堅硬，便是同姓共非的異姓，要是你老叔台看上它，

他也說過願給你大福人將來嗎，發了富貴還有移借的情分。

八

還有的是大顯慧慧，投訴有一塊好屋場，地盤寬敞，地勢也不陽。還不是狹路窄肚小器血呀，將來主發富、發貴、發福，前面主子孫的下一世，壯旺也不弱本身的謂說。爲了子孫不聽話，嘔氣他看淡了，所以——不然，殺他的頭也不甘出。噓。

九

這老人似要翻胃前的不安，「想這是什麼年辰，還有閑錢建築祖墳，現在國防建設才應注意。」

抗戰的中心移進了農村，我不如將有用的資財，把一切的荒山荒地開墾，或許是辦貸金，這不是可使全鄉父老，都受到不成敬意的恩情？」

十

來人許多話徘徊在嘴唇，偶然說起遊擊隊，換舊衣裳，他聽了眉毛揚扯得減少臉上的皺紋，額上的却加深了好些，這是他歡欣，興奮必然的表情，要是募捐隊來找吳先生，只要他在必然是接應，不過他叫人先談國家大事，如考驗這些人員口才行不行，接着眯起眼睛靜靜，還把羅列的發起人，一概詢問得清清楚楚。

下筆有輕重，但無論怎樣，不叫他們嘆息：「大盡此行」！

十一

等到事失在頭頭，捐他的話也說不出，要是在文化事業的！「沒有文化談不上抗戰精神，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有些他確實不懂分類的，他認定他們是為建國事業，無論是在任何一部門，總比買墳造墓私邸來得光明。

十二

在狂熱燃燒着的獻金台，從來沒有忘記他的大名，敬備，捐款名列……獻出的款項雖然不多，而他附上親筆的書信，意思是：這是國人應盡的責任。

寧可節衣縮食

我都不節約老年的熱誠

詞句的謙恭選舉使人感動

許多人都公認：「這位吳老先生
的確是一位愛國商人！」

第四章

一

讀過了第三章的諸君

你以為他真的沒有苦悶

時時是那麼自在興奮

俯看流水，仰視白雲？

有時接到社會名流的請柬

他的口袋裏定先有準備

不叫官員失望轉動眼睛。

有幾次出席只對他稱贊

因為白白準備反而不安心

心想：我是一個平民

論年紀也多比我高齡的

我辦米錢來踏貴

售價比別人也公平

我的資財不比人多

在社會上又沒建什麼功勳

二

有時讀到物價指數上漲

米谷的來路也抬高的時候

他想起貧苦的家門

不知是怎樣地營生

當看到一張張愁苦的脸

好像對他有什麼埋怨

而他也想不到一句安慰話說

胸膛裡好像壓着什麼

想把它推開可是偏不可能……

三

爲什麼行行商賈販都款財

不肯把鈔票大量捐獻？

沒有同鄉兒曾有家

腳草沒有了，腳趾留來幹嗎？

就在一個窮國做一等富人

這樣的人生還有什麼意義？
他曾對朋友們說過：

不能振濟更多的人

是做人的「一搭抱憾」

不能給更多的人感謝

也是一樣地可憐

我們出錢出力使不認識

自己的都不怨恨

以及未來的下一代

還知道自己的姓名

我們才算盡了承先啓後的責任。」

但是一個個暗地裏轉動着肥頸

這樣是表示大不贊成。

四

因此，有新聞記者

在獻金台前拍了他的照片

製成了電版頂着一篇長文

裏面描繪他的獻捐情形

以及愛國的熱心……

一搭一件像和他清賬

等到許多人把報紙

餵中了儲蓄獎券的特彩

把祝賀的意義對他邱大恭維的時候

他却愧惡着不能安甯。

五

如果你還有心往下聽

有一次他到克復的城去訪親

看到房屋燒成牆垣樑斷

谷粒運不動的撒下的地區

和野草一樣生出無辜的生命。

有一個老婆子瘋了似的

拍手拍掌，說時眼淚潸潸

苦訴着才生產的媳婦遭強姦

死了還露將斬下的雞頭頸

牛家也生生地遇到瘟神

他自己哪也給污辱了身……

六

敵人全不講仁義禮智信

無論生平怎樣修心向善

碰了他天地神佛都不威靈。

就這兒，天空裏也常常

沿邊過殺人的精靈之群

在響鈴拉响了以後

晴空打發下地雷的轟鳴

他老人家在壕溝裏每根神經

每根神經交織着憤恨

有幾次警報解除未到災區

逼入眼裏是人體模糊的血景。

他忍不住想急亂地離開。

那步履似嵌住一樣動不動

回到幽暗而習慣的房子

那血肉慘景的幻影仍在出沒浮沉。

七

心情是怔忡，志下志，戰慄

彷彿四週有無頭鬼，流腸鬼，……

出現在眼前，哀切地

乞求他去報仇雪恨

「吳老板，中國人不是沒有錢

它都存儲在商人錢箱裏

因此我的生命才那麼無保障

土地，房屋，人民……

才一次二次受敵人的欺凌。」

他打開箱篋抓一把收據

一條，二條……都是愛國捐

又翻那出貨進貨的簿據

也是相抵得公道證明。

再翻谷倉也沒有大量囤積……

他們仍然在身邊糾纏

像討債的不講點人情啊！

八

「吳老板，吳先生……我不怪怨你

商人爲什麼把財貨壓進牢籠！

還有些當權的貴老爺

不肯輸財把軍備整頓

甚至有些逍遙法外

我懇你爲我們叫屈伸冤……」

「你們別來糾纏我了，

我猜不出外行人的居心

力量容許我的是那麼微弱

你們去吧，原諒我們的同情是有限得很，有限得很，他們是不能用風雨來風精的呀

九

一羣人拉着他的衣角

還喊掙了他的臂，問着他的髮辮

高呼「大福大壽的吳老先生……」

地醒來心還在跳動

這夢境迫趕他不敢再想了

他依然有一分真實感一分

得意自己是風雨之年

讀成熟的信在大衆心中去下種

於是每次有什麼運動

他從沒把義務私奔

然而他確是沒更多錢啦

有錢的偏偏，偏僻的

做着迷金醉紙的夢永不清醒……

這是吳老先生苦灼灼的長恨！

第五章

一

在市場上暴橫的人們

請你對着吳老先生慚愧吧！

你不要拿這篇敘事詩

做你商界的盾牌呀！

還兄所寫的指明他一個老人

他是有史詩一樣偉大的人生！

而你們不要認他爲兄弟鄰居

雖時常見面住得那麼親近。

二

諸君！你也許是聽過那些

和看見那些奸滑的商人吧！

古語它記得：航空救國捐

國防公債的票券不肯認銷

還有節儲運動的推讓等等

不够額數的示衆了一串店名吧？

三

吳維岩是愛國商人的典型

愛國商人吳維繼

門前流水早夜彈奏着江琴

那些高大的翠竹

爲他搖着似在寫天經

芙蓉山的蒼松

爲了他也格外垂青

要留下他不滅的英風！

四

如果有人說我瞎棒

有許多好的題材不寫

無聊地寫一個商人

大興開罪之師，來勢汹汹的

要捐死我的詩情

你們呵

那詩情就請先勅令罷我心課

撲滅靈燄，吹熄我天良的燈去吧！

燎原

時：是中華民國廿八年

地：韓江下流旁的一個村莊

人物：周清蘭

趙晉卿

周文元

商人

蔡翠

工人

周華

婦人甲

鐵頭

婦人乙（和好多大衆）

（十個正配角分配於十場，要怎樣佈景，用什麼道具，都寫入在詩行裏了，簡單一點是不妨，多一點計會使這劇的效果加強；至若出入、動作……這全靠聰明的導演先生，運用比作者更富經驗的腦子去安排妥當，如果肯答應，就請原諒只列出不在行的提綱！）

前奏曲

鮮血，是燒不盡的油泉，
鐵肌，是燒不完的煤田啊。

神聖的抗戰，

是光榮的創造，

新世紀的推動力；

它溶化了私仇與舊怨！

抓著願望的鐵筆求生，
由冰冷鑿出溫暖再灼心靈；

忽露跳出星星的哀憤，
不可撲滅的若火之燎原。

燒啊，你鬱積的火餒，
苦難的火輪疾奔地猛捲；
去吧！勇敢些，
毀滅惡魔的花場與宮庭吧！

第一場：歡樂的滅亡

周蘭清

以往一年盡頭，我農家
的歡樂高飛到頂點；
上下季的谷圃滿了倉廩，
自釀的糯米酒飲得全家醉醺醺的；
甘草、芋、豆和菜乾，
嚼到老牙搖酸也吃不完。
自從什麼日本鬼來後，
喜悅便不登我蒼老的心尖了。

周文元

呀，這應故事真教人嫌厭，
還不是換副新的枷鎖，
揚密一點勁健的皮鞭，
另換一頂煩惱的鐵盔，
再穿那百結的衣衫，……
盼望溫暖的幸運到來，
回頭是災禍驅拒不開喲！

周蘭清

黃土門牆沒有春暉，
就有也是城殺連天；
鑼鼓樂也懶懶爆竹開花，
硝磺也塞了嘴巴了。
(老臉褪去了殘紅，
深沉地在搜尋他陳年的舊夢。)
這長衫是在光緒年間縫的，
那時的工資只不過四十個大錢。

周文元

是的，我在孩提時，
等到新年滿意開了關，
玩到手酸腳軟忘記了疲倦，

門庭、器物洗滌得好清爽，
不是天國吧也像樂園。

爸呀，現在你的眼更深陷了，
是否感慨那倭寇頑強霸佔，
還是受了一生的積勞
和山一樣沉重的憂煩？

周蘭清

唉，從不見如今景況，
忙騷暖春，炎夏，涼秋，寒冬，
捱勞移腹，心靈彈不出輕鬆；
連國華亦如傷鳥斂翼，
快展高興的紅翅兒遨遊天空了。

周文元

物價不同頭的往上爬，
還示意你們快跟來呀！
我的束脩收入跌跛了腳，
忍痛跣行爲培育民族的新芽。
播下了希望的種子，
許多在春泥夏雨裏腐爛，
還未見抽過芽發葉開花，

還敢望肥碩金貴的果實嗎？

周蘭清

幸福總有一天能够回家。

周文元

不歸自己是民族國家吧。

周蘭清

我只相信神靈，
也不知道什麼叫矛盾，
意識到虛誠就有報應；
但是自從柴米土產不通行，
什麼都接入了虛空的幻夢。

周文元

我不知什麼是神靈，
堅忍刻苦的創造者，
領導四百兆援外來的強敵的，
才是我們的救星啞。

周蘭清

好了，你理山的旗幟

飄到西忽飄到東，
還不是佛門的鐘鼓，
有錢丟下才會響叮嚀？

周文元

我吃飯比不上你吃鹽，
可我明白艱苦抗戰，
必然會誕生出新中國，
我鐵一般堅定了這信念。

周爾清

瞧，夕陽在銅鼓嶂後眼紅，
霓霞隱隱的迴光抹在天空；
這處銃炮倏然一角愁城，
那處衝過難關似的鑼鼓鏗鏘；
歸鳥像躲債的人隱匿了，
這山村再難盡出太平的氣象。
現在，撲面來的是黑的遙夜，
我們準備迎接幸福的曙光吧！

第二場。忍痛話家常

梁宰

門前吊着的燈籠
閃着不奈何的青光；
一分一厘地吮吸我的血，
好像肢體上發的毒瘡，
在這個年辰，本來
一切都要從儉才是真！

國華

媽，祖父不給我壓歲錢，
奪出甜木半塊交對我怒顏；
你不知我，頭多厭惡，
一次二次要我去誦神拜祖先！

梁宰

今天到處神靈來往，
一手拿着「不幸」，
一手捧着「吉祥」，
做好事的就獎瑞霽，
說壞話便難免降及奇殃。
這是大年大節，孩子，

你還不把吉利話掛在唇上！

國華

今年的鴨鵝全送進瘋神的嘴巴，
妳許給皇帝爺鵝，公王爺鴨，
只一對蛋還兒擺了那邊擺，
妳的許願怎麼不怕它們清查？
莫不是瞞生人眼？別怕，
神佛們從來沒有說過話。

梁軍

你這麼小便學到過分不孝順，
用話扼母親親的喉刺我的心；
要氣你媽眼前飛騰黃星點，
在地上恨命地亂跳亂噴？

國華

我怕媽又罵：「死良絕心，
你們是賊，醜陋的肝肺，
前生少修，今生才成奴婢，
像這樣惡人真是世間難尋。」
——瞧妳每次生氣多的便是皺痕。

梁軍

你摸，我的手皮像張鋼刀，
腳底皮用針線縫補了一片，
好像我的人生是出汗的，
旅途段段洒上密密密圈。

周蘭清

今晚的團圓席引饞胃囊，
喉嚨裏老覺有點搔癢，
我們別去細數無頭賬，
還是忍痛來問諸家常。

周文元

今春我東謀不成西謀不就，
生活像無根萍草在飄浮。
世界的進步，教育的進展，
和我們的鄉村如同脫鍊；
（連地球也彷彿不旋轉。）
終於自己的紅臉算做皺卷，
惟怕孩子光眼瞎子看不清世變，
家長們像買賣一搭貨色，

學費一元八角要講到腮巴發酸。

周蘭清

太平宮的神佛巍然，
金瓜鐵斧森嚴在兩邊羅列，
全年收入不够半年糧，
真是拿出本錢來說話！

梁翠

唐家和我族世代冤仇，
我聽他們說啊——

「我兒女咒鬼不從姓周，
異日生了事，又要說
周老師呀什麼的，真令人難受！
有的說你好些字不懂解，
望他教通子弟，休想，
只有愈教愈煩！……」

周文元

我們石鼓鄉沒幾個入過學堂，
這樣批評不是等於盲人摸象。
不過，孩子們的事也真難理，

塗牆，畫壁，吵鬧，打架……
一個麻草的奔灣兩道紅流，
一個歪頂的長出一個背包；

國華

一個衫上滑了塊墨跡，
一個帽子的邊布撕下。
趙家家長到來大發表，
說要我亮頂的當面斥教。

周文元

麻臉的父親像春雷蠢動，
比抗敵英雄格外猛勇。
威風殺氣徘徊在手上，
各各預備在對方打出血光。
麻雀蒲蒲地飛空了巢，
分校的空氣邁步造訪，
宮後幾千年古松低頭諦聽，
寺院如破船在駭浪裏震盪。

周蘭清

我的回憶真是不幸

想起今年春雨連綿，
連村的山主披簑衣担空筐，
捲摺褲管不了下雨落簷，
赤着腳兒嬉山盤谷，
到我們這開闢特種的松林。

梁軍

別說它，唔，別說它吧，
採松錢的季節化了四天，
御粗皮雨天又四夜，
田地又向鄉人租來的，
足是一週年，税金一石啦！

周蘭清

讀書怕歲考，耕田怕拔草；
我看你們拔了四五次草啊！

梁軍

嫁女兒莫計算飯錢，
犁田，碎土，割草遮，……
松籽價值不下三十花邊啦。
老天偏對我的心偏，

棉衣得沒人看上眼，
還說是送給他

也浪費氣力，白費人工，
原因是明年那野雞復生，
光發財也得十多天，
叫我夫盤算他的本錢。
我聽了心裏翻我的心，
兩點打碎我的心，
春風冰凍了我的心，
我的心像自殺了我的心！

周文元

哀傷墜落了霉敗的心田，
激起綠油泛濫海園園；
看他們的苗田雙手亂紛紛，
彷彿一陣美鷄的鈔票，
掠過眼底向他們那裏飛奔。
這不能說是命運，
足證明神佛沒有威權！

梁軍

國華已在膝上睡得很熟，

沒有歡娛話頭那有滿足？

第三場：窮人多怨恨

梁翠

我的麥子着綠了三畝，
嚴冬裏姑非低能的朔風；
而今麥子般吐出麥芒，
在朝陽下穗穗亮出金光。

鐵頭

妳臨，鳥雀們正鬧飢荒，
不約而同地鼓舞發狂；
牠們不事生產還呼聲引類，
我兩畝已被牠們抽租納稅了。

梁翠

你不要用怒眼睜破目珠睜，
我發現了半聲也不響，
紮了十多個龐大草人，
竹簾繪臉譜，穿長衫，戴草帽，
用疑兵計把牠嚇得飛入了深林。

鐵頭

遙望，有的肩揹有鎗，
掩掩映映，半露半藏，
微風吹過像工作，似盼望，
幾多雀子挑着恐懼投到他方！

梁翠

喂，前世跟妳結了冤仇？
嘖，槍來打，槍來打——
真的「不是冤家不碰頭……」

鐵頭

飢餓的殘酷，咬牠們來冒險，
怎麼草人旁的也啄完了？
理想的提防像吹泡泡，
渾圓、美滿、破滅時只一眨眼！

梁翠

國華呀，國華呀，（遙呼）
你在家裏坐了幹什麼？
麥子一躍躍都被飛盜偷光了，
怎麼不到田中來巡邏？……

——我紫稻草人呀，
要畫面譜惡得像張飛公嗎？

梁翠

你這死良絕心的，
臨離的心肝黑紫色呀。
還不來嗎？待將來去吃泥沙！

鐵頭

生氣有什麼用啦，呢，
想開一點，聽天由命不由人，
我的穀種落田尚未見針，
那天我還在伯公前燒過香，
喜鵲，那嘴好心歹的
還把吉利的噪聲洒在我心上啦。

梁翠

我正想去看看，
人人都說奉行冬令，
十家農戶九家貧，
天冷得打狗趕不出門……

第四場：富人門檻高

周蘭浩

寒冷是吃穀芽的蟲虫，
吃光我的秧，吮去我的骨髓！
趙老爺是蓋四鄉的貴人，
到他門前乞求施捨點恩惠吧！
——怎麼他門前擠滿了一群？

趙晉卿

人們真有沒良心的東西，
看見我有飯吃便濕腔妬忌！
我繳兒子讀書時，唔，
爲了窮，腦袋也撞破了皮哩。

商人

他怎肯借給我們呀，
到四五月有寄貨可居，
羅了錢又拚命「割青苗」
秋收時利息便孖子大過芋頭！

工人

我們這樣不識世故，
胆敢和他們開口借錢！

婦人甲

我賠了好多人情，一問價，
嚇的關了倉門說：「我沒有！」

商人

還有人說出入兩糧斗，
上面刻着「較正」的字樣。

婦人乙

不要說了，我不再聽了，
我們是一群怯懦的毛虫。
總是背後罵皇帝，
見了他便作揖鞠躬。

婦人甲

我們所以剛得像羔羊，
只望他饒念我們肯通融，通融！

周蘭清

我袖筒裏帶了一隻鷄臂，
這俗禮希望能打軟他的牙關。

趙老爺

下雨天，什麼事都不要進門，
泥巴帶到屋裏來了呀！

周蘭清

老爺，我洗得兩腳很乾淨，
我想呀，哈，借幾斗穀種！

工人

門裏的鬚髯得意抖動，
門外的聲音像猿猴聲。

趙香卿

我是最體恤窮人的，
可是我族人也不能接濟，
要被你們騙到昏迷了呢。

婦人甲

老伯，還是我得餘（註）來風精，
不過生出來的像發癩痢，
可是我們半年耕稼全指望這早季！

工人

別說啦吧，話愈說也愈長，

粒，打下來喂雞鴨的。

第五場：錯亂了神經

去年因遭病虫害和他商量，他在竹蓆上橫臥着揮扇，疑問眼光落在我的臉上。他說：「你們的上祖苦種動耕，對待租主才算得守本分，牛在溪裏找不到水喝的年頭，從沒有要求減租或修圳。」

商人

他每年來收租，眼睛朝天，做的筵席，上桌先擺去雞頭，第二餐找不到碗碟就叮嚀呢；去時還要發雞，無船又要船糧多吃一天不折穀，少欠一合也掛眼。

周蘭清

我們村裏有了他，災情加一分嚴重，沒有他我們可多一朵笑容！

註：桿餘即稻穗上殘留尚未成熟的穀

照得吾鄉遊神，
福子歷來誠心，
田禾無病虫害，
歉收百歲未聞，
邇來人心不古，
旱災水淹頻仍，
謠傳廢除不確，
趕緊備辦牲盆，
特將佈告週知，
希爲一體凜遵！

——大總理趙晉卿。

周文元

人們與天災格鬥茹苦咽辛，
敵騎在省垣打下恥辱的血印，
大家正該束緊褲帶抗戰，
他偏來耗財消費尋歡欣。

周蘭清

這鄉村已錯亂了神經，
你想在病軀裏做個超人？
馮輝長也懂得言多有失，
況且你又不是一等鄉紳！

周文元

村民雖不如清明的蝶鳴，
可是心裏有共同結論：不贊成。
工作時間兩頭挑着黑，
競光明也就是長庚和曉星，
要是極力撐持場面，
還不是贖 贖着金身。

梁宰

馮朝南伯丟了神牌，
紅旺生意馬上便失敗，
人呢，也貴厥水脹，
這事四鄰週知你還認誦！

周文元

天是那麼莽莽蒼蒼，

神是永遠渺渺茫茫，

從不見天上掉下穀粒，
神佛也未見發句言章；
只有汗水拚命地如泉噴湧，
雖然洗不淨黧黑的顏容，
那汗花開出大眾的安寧了。

梁宰

世間幾多事是蒼蒼茫茫，
好像每人眼前掛一個希望；
有誰不想瞧它實現，
就因為難實現才永遠新鮮。

周蘭清

現在我曉得迷信是裏着腐爛的苦痛，
但是沒有苦痛又不是人生。

周文元

是的，我們對惡劣不敢抱怨，
只有逆來順受挨病死的皮鞭；
不敢向魔鬼投以匕首
以致引起敵寇的兇殘。
瞧，烽火已逼近眉睫，

機翼下拋下殺傷彈，燃燒彈，
那家寺院能够倖免？

爲什那神佛木偶不能抵抗，
化作塵土粉末高飛遠揚？
要不是全民奮起，，
我們早已變了鐵籠，……

第六場：悲劇的潰滅

錢頭

早盤在田畝間結起大網，
禾苗比秋草還要枯黃；
星星每到晚來美目顧盼，
每一閃，滴一支星熱，
落到人們的焦灼的心上。

婦人甲

天上的銀河夜夜狂奔，
地上的水源日日斷流，
我扯嘴一笑，才知受騙上當，
一線流星竟疑爲雨前的電光。

周蘭清

瞧！馮、趙族人專絕水源，
把圳水還故意放下坑間；
不要說灌漑那田禾，
我們連飲的水也找不到呵。

錢頭

飢荒天天搖響鐵鍊，
套上了我們的生命的雙肩。
夜間不敢持火把四下逡巡，
踢破趾頭又走穿了羅紋。

婦人乙

這真是窮鬼碰餓賊，
飢荒又逢四月啦！
我家早已食粥湯了。

一吹一條浪，

一歎一條巷，

現在肚子餓到黏貼脊梁，
將來還不知怎麼樣？

錢頭

怎麼樣？老梗已撈餓頭，

晒得鐵肌雨點不敢勾留。
太陽巨帶殷勤掃地，
除去人心的一絲愜意。

剩下的空虛的喧響、憂傷，
枯槁頭又織不出一句主張。

周蘭清

馬善被人騎，我們的

命運的毛氈被抓住他的手裏。

我們在這兒住了十二代，

真要被迫搬走了。

我們買百多隻草履準備搬去，

不然，塘裏無水怎樣養魚？

鐵頭

我們去見鄉長！

周文元

你瘋了，還不是和我去找

趙晉卿一樣？！！

真痛心，在這個大時代裏，

這角落還停留着腐敗的渣滓。

周蘭清
今日的世界惡人逞強，
千條道理擋不住一桿鎗。

鐵頭

我們與其餓死、迫死，
不如痛痛快快拚一場，

管他媽的烏鴉啄肉，

野狗來拖人嗎？……

周蘭清

全族男女壯丁出動，

我老鬼也和他们拚命！

周文元

太陽，月亮簡直沒有眼睛，

蒼天也已經向他們投降，

它們不願我們餓斷腸子，

但是，我們不要認錯債主算賬！

聽說這幾天敵艦在馬嶼口游弋，

這群鯉魚好似在找對象。

不是我甘願屈服胆小如鼠，

沿沙灘上張開移到我們石鼓鄉。

第七場。幾幕流離圖

周文元

彈頭不帶汽血，刺到油頭的海關，
敵人的輕騎，隨着便衝進門檻；
日遊魂從容傾下毒彈，
沒有目的因爲已忘記這是血汗。
恐怖威脅那城市的人羣，
映着遺憾的四方流散。——
我們本來還可看號聲龍舟，
而今血淚狂瀾已向遊流。

鐵頭

昨天有人担挑樂到河口，
說滿岸擠滿男婦老幼，……
披頭散髮像有子奔喪，
還有幾個婦人真叫他難受，
口裏痛罵：「日本鬼斬千刀，……」
眼瞋紅腫說是爲了日連夜奔走，

破見熟人便着咽喉詢兒問女，
十個下落有九個都不分明。
誰會忘記這仇恨與恥辱的，
簡直是沒有心靈沒有生命……

周文元

美好的青翠的田地和園，
它們是只有生機沒有生命的，
而今也記起了恥辱欺凌來了。
遠近近處的戲舍亭台，
一碰碰不再有主人的笑聲了。
在朝暈，黃昏的日色裡，
只見慘傷景色似綢帶似的模糊，
來往清野狗若隨在吮吸。

梁翠

我們的鄉村向來被城裏人遺忘，
而今寺廟也特別的興旺；
妖精似的女人一倒下餓得呼呼，
好像在夢中臉上仍有憤慨。
你們看見嗎？一個孤婆子，
說一家七口和全副家財，

在轟炸裏應聲埋葬；
她有時跪地有時呼佛祈禱，
喊五雷去收絕日本人！

周蘭清

紅頭鬼殺人放火攪亂天宮，
爲什麼我們不能和他決個雌雄？
河口的物資担担挑挑挑入深山，
說是那兒也奉命疏散。
我家幾畝千艱萬苦救起的禾稼，
到了嘴邊說不定會遭敵人放馬！

第八場：武裝謀自衛

鐵頭

我做甲長時時接到公文，
趕築戰壕，這次又奉命徵工，
老翁你不要把隱痛開出墻門，
再跌出舌頭五寸也是無用。

梁翠

我記起了，去年徵工開路，

煩得我差不多荒廢了田園；
但是，我想到還是修行，
我却忍着苦也說是甘願。

周蘭清

第二次復工十多天我真難熬，
這生活甚於沙漠的蒙古包，
早些到的霸據住荒蕪的幕塋，
素不相識的人都相依爲命，
跳着同樣的脈膊，
流着同樣的血汗，
千萬顆心靈像急管繁絃，
把巉岩的頑石鑿成斜面。
鋤鉄碰出盤崗的交響，
泥土裏埃染黃綠葉的菜廩；
許多生命之力不停的開導，
自高自傲的蜂釐也開誠相見。
有的用鋤鉄鏟自己鄉名；
許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殺絕漢奸」

鐵頭

不要再期誦你得意的傑作，

還要勸員去破壞那公路啊。
如果敵寇的坦克車駛來，
包管它朝天睡得很熟。

梁翠

硬要我關閉記憶之門，
這真是無比的殘忍和不幸！

周蘭清

這契約要我蓋上指印，
真是教我不忍呀不忍。

周文元

不忍的過錯就是殘忍，
我們要堅壁清野制敵死命。
使軍隊之魚腸海民衆之水！

鐵頭

對，對！
我還要通知各戶壯丁，
幫助軍隊將暴敵擊潰！
那就是趕快組織游擊隊，
武裝村莊，奮起自衛！

第九場：無靈魂的人

工人

我們連日繼夜趕築鐵壁，
滿以為這要隘可以有賺；
誰知沒有靈魂的漢奸，
引從小路通過我們的防線！

婦人乙

都是俗語說：「家神透外鬼」！
所以不走水路繞道包圍！

商人

於今我們的家鄉已經淪陷，
縣城裏來了敵人和留下奸僞。

鐵頭

聽說趙晉卿還到了縣城，
協同敵人組織什麼維持會。

婦人甲

出走時還有許多人勸他，

他說：「肉食砧邊金，千萬不要均分了才後悔。」

鐵頭

我看馮鄉長也靠不住，一條狗總脫不了毛廁路。」

工人

山是那麼高，谷是那麼深，洞窟密茂安全用不着担心，我們有武器也不怕野獸，雞保生存，如果草根也吃盡的時候。

梁翠

你們是躲在這兒嗎？外邊的事還可不很樣噠！馮鄉長說率軍的聖旨，很忙，到各處籌措軍餉。盲目的老婆婆繳不出錢，就把鎗機關付咕嚕作响，還有水生說是過幾天，他却口聲辟到大人處見面！

國華

我打從水井頭走過，哭聲飛出裂縫的泥牆。

「你這天殺的，你是閻羅王，把我的母雞擒去，冤枉！」又聽見「你的兒子賺錢在南洋，一匹母雞抵押並不過當。」

梁翠

水生是個有氣骨的人，對馮鄉長說：「不會做官也該察情，世界上的動物都有眼睛——」就這樣開不及槍給拖出了大門。

周蘭清

外邊真是個得不像樣，趙晉卿回來四處亂找姑娘；又要徵一百名壯丁，無非說是秉承「大人」的命令，整個鄉村凝結着死寂的空荒，那流離的少女如小雞在鷹的爪上。

第十場：英勇的出擊

周文元

諸位：這不是傳奇而是事實，不是假夢是六地的不幸，我半個月來東跑西走，已組織廣大的抗日游擊軍。我們要拚棄成見與仇恨，不讓偽組織下種生根！我們爲了生存，生有下去，拳頭武器便要齊對準敵人，我們不要小視農村，我們不要自鄙是農民，更應該認識崇山疊嶂的地帶，比人工築的壕溝還要堅強，我們今晚分頭消滅那奸細，大家願意不願意？

大衆

願意——

周文元

大家一時不要太興奮，瞧，那東洋的獸兵沒有人性，那盲目的老婆子也遺姦淫了。我們再分一隊人到那伯公坳，前和村的兄弟倆要指揮部，但是，要抱必死的決心，因爲那些暗兵忤如獵犬，一切的行動應當特別謹慎，還行你可有兄弟贊成？

大衆

贊成——

周文元

這不是杜撰的，敵人兩天來聽信漢好的送好心，各處佈防得格外地森嚴；可是，我們從極度艱苦裏，創造出的意義才算得光榮，誰願意求光榮的快來應這使命？

大衆

我願意，我願意……

周文元

依着我的分配，拿起刀槍，
現在那趙通督卿許睡在床，
馮逆也許正在夢鄉；
敵寇的哨兵要是想起
他遙遠家庭裏甜溫的女郎，
你們就可見淚星墮落在地上。

大衆

我們出發，走……

（大隊出發兩句鐘以後）

周蘭清

怎樣，他們不讓我走，
留我計算寂寞駐心的口數？
難道我老頭便沒有念氣，
不能去看橫行鄉曲的低頭嘆息？
國華你看見了嗎？
村子裏趙督卿家陣陣閃光，

把黑暗不作情地擊傷；
村前河那邊也嘖嘖地響，
像賊挖掘患魔的肚腸，
東襲西剿，暗夜無處躲藏了。

國華

火呀，嘻，嘻……
啦，火燃時長時短，
烟呀，鋪蓋了半天，
星星不見，月牙也不見了。
——裏面有好騎的木馬呀……

周蘭清

你不要用羨慕心情記掛它，
還有契券呢都讓它燒了吧！
哈，哈，哈……

榮旋歌

全場合唱

我們的大刀在歌，
我們的土鎗在唱，

刀影的白光如閃電，
鎗喉的聲音似雷響；
呵斥奸細乞憐憫抖，
打擊敵寇狼狽拾皇；
我們準備
以血肉去塞敵人的炮口，
誰知他們却在
我們奮勇格殺下死亡。
火燄的紅光
直叩天帝的門閭，
火輪的疾馳
壓死敵僞無恥與瘋狂，
力薄不能收復遼闊的失土，
英勇却作同胞最好的榜樣；
血肉，肌膚是上等的燃料，
我們爲祖國，爲祖國，
重歸自由獨立的勳章。
我們榮旋！
我們歡唱！

作者附言：這劇是一千七百行的長詩，在潮汕淪陷後，以十分憤激的心情，在一個月時間內寫成的。稿成便置諸高閣，自愧不敢示人，後得友人鼓勵，經刪改減半，再改編成詩劇表齣於「文壇」，亦不過是拋磚引玉，徵求師友的教誨而已。

倦鳥之歌

這兒有稀薄的空氣、風暴與雲層……
還有空冥與遼闊，焦灼與迷茫……

要得一份安定嗎？——沒有；

要找一股同情嗎？——也沒有。

——這兒是沒有草木的大空，沒有人跡的絕境。

這兒不容你想起疲倦、困乏；也不容你叫喊、呻吟！

因為禱告的聲音，一出口就給風撕得粉碎，傳不到天帝的耳朵；唱出有生氣的歌詞，也穿不過那烏黑的濃霧、粉壁，傳到要聆聽你、期待你、當你如天啓獻的人們的心靈裏，激起崇高的愛情！

要救援嗎？是你自己堅定的意志；

要解除痛苦嗎？也唯有靠你自己疲乏了的一對羽翼。

本來，這隻小鳥，此次離開了舊巢，奮歸投向茫茫的天野，搏擊長空，用光滑的羽毛，在明瞭的陽光下飛行，在想像裏的航程，可免得了林間枝柯的擋阻，海上洶浪的排擊的。——而且還可以閃爍陣電光似的匿影，給禾場上覓食餘粒的麻雀們，以嚮往的心變質為妬忌的鄙視，不得不又要斜睨着的；和給在獨佔一座小山，得意地自鳴蓋世英雄的畫眉來羨慕的；再給舉起一足在沙灘上假道學先生的鸚鵡來驚奇的；那些平日自以為有了了不起的聰明的鸚鵡，自

驕自傲牠有莫大本領的喜鵲，和老婆在春天裏用珠喉如媚妓一般討人哀憐的黃鶯兒，牠們一唱三嘆還算得什麼呢？

那知——

在這兒有不測的風雲，綠衣、手杖在變化，急劇地變化，變化為大虛幻境：在那兒的幻景中，不消說有大可爭奪的錦繡江山，如金似玉的珠寶，還有輝煌燦爛的宮殿、崇樓、高閣，更有時裝艷服的，遊藝粉黛的美女嬌娥……可是牠，一會兒什麼都已消滅，化為烏有，變為紫電，變為令牠聳耳欲裂的雷吼，變為淋漓羽毛的一陣陣驟雨與冰雹？

可怕呀可怕！

狂風的猛推叫牠躲不定飛行的方向；

紫電的急閃的強光使牠迷亂了正視的眼睛；

那雷聲呢，在東方像喝聲「行不得」，在西邊又高叫「走不通」；

驟雨給牠以壓力不許抬頭；

冰雹予牠以無情的，暴力的打擊……

啊，幻滅！

希望幻滅的漆黑，比什麼都來得可怕啊！

啊，理想！

憧憬的理想的光芒，又比什麼都來得強烈啊！

歌之鳥倦

這是生與死的邊緣！

這是神與人的交界線上！

不容你安閑的躊躇；

不容你悠悠地顧盼。

這隻小鳥的氣力是有限的，他是平凡的一隻小鳥呀！牠知道在這個時候，一切都已顛倒，混淆。所以，牠不哀求，縱然開口叫一聲吧，無情的暴風一定符合它的無情的行爲，殘忍的驟雨必然是吻令它殘忍的手段的——

呼天天不答！

叫地地不應！

於是，他想起了過去，連以前認爲不滿的，都在回憶與想象中鍍了金、鑲了銀，嵌了珠玉那樣的過去：

在青綠一片，一片青綠的草原上，跳着、笑着、打滾着，幸福得像耶穌放牧的羊群，仙女飼養的玉兔；

在凝藍的湖上，打着短槳，掉着小舟，撐呀，划呀，掛帆呀，像明塘上的一雙小鴨，像戲水荷花池上一對鴛鴦；

在滴翠的花園裏，上面覆蓋着大帳幕似的濃蔭，掛着紅的、青的果子，有時把枝條拖下來，有時跳上樹梢上去；

大自然是母親有乳汁那樣甘甜的懷抱，

是姊妹在唱着催眠試的搖籃，

是父親從市裏帶回來的食盒……

啊！一切在靜靜的、現實的狼牙棒下擊碎了。

他自己斬釘截鐵的壯志，在胸中頓了一足似的：

——讓它們都封在起來吧！不要留戀過去，低徊於往事的陶醉裏！

是的，這兒只有搏擊，只有堅忍，沒有享受與消磨！努力的收穫，辛勤的報酬，競進爭取的紀念章，都不在身邊，都不在背後，是在更遙遠的前頭。

但是，牠迴身發熱，像火裏燃燒着一樣，血液經過長期的沸騰快要乾涸了；那筋肉也像發過了萬無以後的暮料快要化為灰燼了；那羽翼也淒亂薄薄，彷彿一個古裝的女郎爲了復仇身經百戰的鼓頭散髮……

百戰的鼓頭散髮……

恐怖呀恐怖！

風暴要撕去羽毛，扯碎四肢的狂捲着；

電火要吞噬身體，用貪婪的舌尖舐過來；

雷吼勢在必勝地，還沒有半點通融地下定論；

驟雨以無敵，不是對手的驕橫爲所欲爲；

冰雹像巨靈的手揮着鎚，無敢阻撓地橫行……

啊，頭腦昏花，再也支持不住了；

可是，倔強的，一顆不投降的心，還在那兒急跳着。

一條比電光還快的身影，在他將要停止思索的腦膜上閃過，是那麼嘹亮，一點也不含糊的：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閃過去了又逆溯回來：

——必先勞其筋骨，苦其心志，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這是叫他奮起的活力；

這是治療疲倦的仙丹，聖藥！

不錯的呀！

不要怨風雨雷電和冰雹，凡事只求諸已吧：

——飛吧，飛吧，再向前飛吧！

誰在他耳畔像怕走漏消息，神秘地叮嚀着。

——再向前向高空飛吧！飛吧！飛吧！

像着了火的引線，那麼就要引進爆竹裏的語氣說着。

——這裏沒有來的路，只有去的路，鼓拍吧！

強有力的語言，懇摯地在鼓勵着他。

——對，對，對！

只有去的路，只有去的路，只有去的路！

我沒有甚麼那麼闊大的翅膀可以滑翔；

我沒有海燕那麼有力的健腦可以雄掠；

厭之鳥倦

我沒有翡翠那麼的本領可以在水中來往；
我更沒有鳳凰那麼的神奇可以在火中新生！

我要以一分力氣去開闢一段前路；

我要以一回拍翼去剝開一座雲封；

我要經一次打擊增強一分鬥志反抗；

我要將最初亦即是最後的勇敢撲向光明！

我，我，……（喘不過氣來的時候）還要飛上天庭去叩上帝的門環，等裏面打開了重門，
進入內堂的寶座前去叩問！……

這是做夢，這是夢，夢呵！

因為沒有空氣的地方是不能生存；

在沒有氣血的高空血管是會破裂的啊！

好，生不能飛到「理想的王國」裏去申訴，也願在大空中毀滅，讓愛自由的血液飛散，混入
於雲霧中，有一朝隨風飄降，洒落於大地之一個角落。給人們發現了在狂呼：

——瞧，大家來瞧啊，天降血雨了！

疲倦呀，小鳥的身體是無比的疲倦了，像要拆散似的疲倦，像要溶化似的疲倦，像懷疑人間
有所謂健康的疲倦……雖然希望和意志的一對翅膀還不住地在心空裏飛掠。戰鬥……

——同去吧！倦鳥要知還鄉！

不能，不能！母親啦！這不是歸田園吟咏的時候！倦鳥心想：我要拒絕一切溫慈的叫喚，割

去那些柔弱的稚情！縱然不能再飛，也只有給那暴風雨抓着擲到岩石上去粉身碎骨，成為肉餅肉醬，在反抗強敵的國士裏的史冊上，加上一個不滅的「驚嘆號」！

我永遠不向弱者求哀憐，要向強者討忿怒。

抗爭，抗爭，持久的抗爭，反抗那強暴的敵人！

戰鬥，戰鬥，勇敢地戰鬥，戰鬥到雪散、雲消、霧歛、風停，現出青天白日，大地有無限的熱愛與光明……

——一九四二年「九一八」之夜

此詩寫成，為求迅速刊出，以抒悵鬱，在大光報副刊發表後，旭弟兄，以多年友情的指頭操鋼了「倦鳥」的心的琴絃，於是寫了一首「征旅」刊於「當代文藝」第三期，而我一面感激生的旅途中的伙伴的關懷，一面覺到人生的征旅尚遠，於是再寫了「脫鈴」以答高誼。

駝鈴

——給征旅中的伙伴

你把厚冊的「處世指南」

精裝的「勵志哲學」……

交付給懸崖的脊梁上

那渾濁的「禍水」

大地深黑的穴洞裏

湧流出來的淚泉

吞咽儲藏在胸中的水囊裏

不抬頭空羨那飛騰遠揚

不低頭為砂礫的磨難而長嘆

穩健地，不抱怨

走一步算一步的將腳底皮

磨响那嶙峋的枯乾的砂原

向前走了又走

心裏升起一輪希望的朝陽

朋友，征旅中的伙伴

「沉默是積極的準備」嗎？

歌之鳥 憐

是的呵

準備失敗的遭遇了失敗

不是意料中的事嗎？

我的行進時時準備那發怒的颶風

捲起有飛龍似的沙陣

前路忽然成爲一口掉進去

半年也爬不起來的陷阱

或是它的息怒馬上堆起

一座恁跋踭也是徒勞的泰山

我還預計活活地

會被纏繞在裏面

做一生枉屈而伸不出

頭來的一株包菜呵

你要我掏出胸膛裏的隱秘來嗎

好呀，我先告訴你

在那兒我就沒有把

成功的一欄列上去

因爲它是我人生意外的收穫呢

前途無限長遠的人是幸福的

讓我們同聲祝福他們吧！

綠洲不過是一座懸床

許是一座豐美的食堂……

告訴你，歷史的沙灘

是無限廣闊與綿延的

我們到了那兒還要走

離，無數未來的駝隊的脚步

不是抹去我們行過的生命

印下來的之字曲的虛線？

縱使明知前路沒有希望

也得再向前走下去的

因爲在那兒盤桓

恰像一支點燃的香塔

無論是向內燃也好

向外燃也好

生命的一點紅光

終有有盡頭時哀悲的熄滅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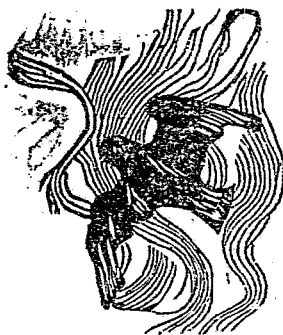
瞧，無數未來的駝隊的脚步
不是抹去我們行過的生命
印下來的之字曲的虛線？

倦之鳥

意志的駱駝——沙漠中
有水草的好地方
讓機會主義的人去搜括
讓有肺勞病不敢吸
時代風砂的人去休憩
讓老邁無能的人把它
當作頹園養老院
那些鮮美的成果
也讓他們去滿足口腹吧
我們裏在如患瘧疾暴冷暴
的沙漠上去發現、找尋
從來沒有人跡到過的地區
像魯濱孫那樣，用自己
思想的鋤頭和犁鉤……
去開墾我們理想的處女地
培植我們血汗換來的
苦澀而甘美的橄欖吧
而我不是個能說不能行
一個怯懦的大胖子
我隨時檢查
我意志的駱駝的雙峰裏

尙貯滿了足够
幾天劬勞跋涉的脂膏
可溶入肚中做營養料
我由衷地感激你
——生的扶持的伙伴
你熱情地回頭眷顧
搖响了一串金音的鈴聲
是那塵清新悅耳
沒有給狂風吹斷
暴雨所打折——
直送到我困憊的深心裏來
搖响我一個奮起的自信
不要等！我會追上來的
等待往往會消耗了一個進取的時間
我們的距離嗎
讓落後的伙伴追上來吧
那時我會從流汗的臉上
喘息的口角上
掛記一串再見時溫暖的笑貌來的

歌之鳥倦



飛吧 飛吧
再向前飛吧
再向高空飛吧
這兒沒有來的路
只有去的路

勘誤表

頁數	欄	行數	字數	漏	誤	正
9	上	9	5		誤跨濃	正誇臘
16	上	10	3			
19	上	7	11	—		
24	下	13	5		撰成裏	撰或裏
26	下	9	1			
27	上	12	7			
28	上	7	10	—		
32	下	1	9		得子棟鳴家爲	更女梓鳴檫然
36	上	17	8			
37	下	1	2			
38	下	1	11			
41	上	12	6		聖胃腹	胃腹聖
41	上	14	2			
41	下	13			胃首鳴他	胃首鳴他
42	下	16	7			
44	下	16	2			
46	上	5	10			
47	上	3	1			
48	上	3	14	—		
49	上	4			清蘭	蘭清
49	上	7	2	國		
52	下	11	5			心
53	上	11	6		親實絲	實絲
55	上	8	3			
55	下	13	3			
60	上	12	5			餘
61	上	4	9	抗戰		
61	上	1	4		裏城擊	裏城擊
63	下	12	2			
63	上	4	2		裏城擊	裏城擊
63	下	4	19		表發	表發

本書作者著作

日月重光 (詩集) 已售罄

療 (詩集) 已售罄

夜明裘 (詩集) 再版中

倦鳥之歌 (長詩集)

黑與光 (散文詩) 即出版

歆血 (小說集) 印刷中

倦鳥之歌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著者 盧

田版兼
發行

文海出版社
曲江抗日西路九十一號二樓

總經理

新建設出版社
曲江風度南路一二九號

印刷者

文化印刷所
曲江東河壩老隆前街

定價 每冊國幣柒元

出版期 民國卅二年一月

一—二〇〇〇

30

廣東省圖書館雜誌館在內發給證查證圖字一七五號

